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六十一回 祈雨澤神通旱魃 保節婦法遭榴姑

夜宿曉行，不久已到都下。七竅夫婦住於館驛，乘輿先拜郝相。郝相夫婦見之，欣喜非常，設筵款待。談情竟夜，於次早五鼓，隨郝相入朝，待漏朝君。君上獎賞一番，即授以刑部員外郎之職。七竅得此榮寵，暗思：「吾今官位固已擢升，不知吾友三緘又作何品？」懷思未吐，已轉郝相府中，相府家人齊來賀喜。自此七竅常在刑部辦理政事矣。且說三緘自奎星閣將妖難脫後，又向故里遯征。一路行來，歸心似箭。奈途長道遠，一時難到鄉關。無何，春日已過，初夏又臨。師徒止止行行，目極村野，秧歌四達，已屬插禾之期。

但烈日當頭，常歎密雲不雨，草木枯槁，恰似秋深景況。村人無可如何，約集剝中，誦佛呼天，以祈雨澤。三緘見得，心懷不忍，轉謂狐疑曰：「插禾之際，甘霖弗降，下民胡以聊生？」狐疑曰：「師惜天澤不施，何不作為一方，以使沛然下雨，萬井沾恩？」三緘曰：「上天原愛斯民，其不雨者，必民自取也。

師有何能，敢傲天命？」紫光笑曰：「吾師欲使上天兩部一層，這也無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有祈雨術耶？」紫光曰：「有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紫光曰：「將竹几一座，穿以二楨，如肩輿然。其中以一犬子坐定，犬首飾以夏冠，或女或男，擁犬而行，遍村游轉。為首者帶化米豆，以為雨後酬天之需。」言至此，三緘曰：「犬之為物，至賤也，烏能動天而沛雨澤乎？」紫光曰：「俗云笑犬必雨。輿此犬於鄉村者，正以使人笑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以此祈雨，恐不能動天，而反觸天矣，烏乎可？」紫光曰：「弟子亦知不可。然吾鄉先輩常祈雨，以此而驗焉。」狐疑曰：「爾言如是，不若吾所見者為更靈。」紫光曰：「爾之所見若何？」狐疑曰：「吾鄉不雨，多怪神祇。或將神祇輿以赴市，或在觀剝齊誦佛號，而請泥塑之像坐於烈日之中。」紫光曰：「所為若此，其意何居？」狐疑曰：「彼言神畏日烈，自能沛澤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此更怒觸神天也，焉得雨澤下降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如師所說，何鄉并愚民恒於無雨時行之，亦多效驗？」三緘曰：「以此禱天，俱為兒戲，何能得雨？即得雨焉，亦上天依時而降，適逢其會也，豈如此可得甘霖乎？夫五風十雨，天非不欲依時而然，其所以久晴不雨者，皆下民行為，多不合於上天，天故禁其雨露以警斯民也。如得所警，而同登道岸，則上天雨澤，不必祈禱，自應時而沛矣。此理村愚不曉，每遇不雨，一切作用，均屬戲侮上天。上天不過念其無知而宥之耳。」紫光曰：「師言大開胸臆。但此地田疇涸轍，如何救耶？」三緘曰：「俟至其地，見有祈雨者而示之。」師徒在途談論，不覺日已西沉。狐疑曰：「天色將晚，又向何處棲身？」三緘曰：「爾速前去，尋一寺觀，吾即至焉。」狐疑諾，前行數里，路旁一剝，鳴木魚故鼓，誦佛聲聲。近而視之，剝門一額曰「三仙觀」。狐疑入得觀內，見老叟數人拜跪佛前，呼天望救。詢之觀內老僧，老僧曰：「因天不雨，四鄰禱效桑林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徒三人，自遠方歸里，行至貴觀，天色將晚，欲借一宿，可許之乎？」老僧曰：「誰無遠行？

借宿一宵，有何不可。」狐疑曰：「老僧慷慨如斯，殊為難得。

但吾師徒行力已疲，吾且出觀相延，恐彼不知此間，誤行異地。」老僧曰：「爾且延之，毋使爾師又悲歧途也。」狐疑出，正值三緘、紫光已臨觀外。狐疑曰：「是觀老僧頗賢，可借宿於此。」三緘喜，同人觀內，拜見老僧及村叟等。老僧茗罷，設齋以待。

村叟傍晚各歸其里而去。三緘詢及老僧作何佛事，方知是地旱更甚前，村老策無可施，約集村人虔禱上天，是以在茲同誦佛號。

賓主談談論論，不覺時近二更。老僧曰：「道長行路辛苦，可下榻矣。況明晨村老早臨，吾屬本觀住持，又當為之奔走。」言罷，手持燈檠，導三緘師徒入室安寢。師徒入室，各尋榻所，跌坐用功。

未幾，四更已報，村老偕來，鐘鼓交鳴，誦佛之聲又作。

早餐後，突有村老二三拱立三緘榻前，笑容可掬。三緘曰：「村老恭敬如此，所欲何為？」村老曰：「吾輩目極道長道骨仙風，器宇不凡，知其必有法術者。」言猶未已，三緘曰：「欲求法術何用？」村老曰：「吾鄉遭此大旱，禾弗能插。天再不雨，時過禾老，必為凶年。吾鄉人民，多屬困窮，何能生活？素聞歲逢大旱，為虐者旱魃神也，祈道長法術略施，驅此旱魃。倘得沛然下雨，萬姓恩沾，道長之功，大無量矣？吾輩所求如是，冀道長法下慈仁，為吾鄉一施恩德。」三緘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將汝一村男女傳來是廟，吾自大施法術，以祈澤降上天。」村老聞言，各相傳說，一時男女集於是觀者千有餘人，濟濟踴躍，爭視道長施法。

三緘不徐不疾，立於案上，大聲言曰：「上天不雨，皆由汝村之男婦不仁。不仁者何？男也，或聽妻言而忤逆父母；女也，或逞氣性而不孝翁姑。或邇室戎興，欺兄凌弟；或街頭貿易，使詐懷奸。種種罪愆，上千天厭，無怪乎雨澤不降，田生龜板。吾祈雨有術，未知汝村女男男，可依吾否？」村人齊聲應曰：「願從道長之言。」三緘曰：「既願，可將文房四寶排列案間，各書姓名，各改舊過。書畢，待吾錄疏焚之，今夜自然甘霖大降矣。」老僧如命，事事排列，村人爭書名姓，下注改過之語。頃刻間，名已書齊。三緘復上案中，呼其名曰：「汝願改過，實出甘心，自茲以還，切毋仍蹈故轍。」一一諄問，村人一一應諾。三緘於是命眾散去，沐浴書文，即於觀前對天焚化。是夕，天忽生雲，雷聲震動，傾盆大雨，溝洫皆盈。村中婦女，稱頌道士不置。

次日，同備牲體，入廟謝天，並酬三緘。三緘師徒告辭欲行，村人堅留不許。將天謝後，齊跪三緘之前，曰：「若非道長施法救民，吾輩何以聊生？」異口同聲，歡呼拜舞。三緘曰：「吾無法術也，以汝改過回天。天愛改過，故滂沱大降，其功仍歸汝等，於我何與乎？」村人曰：「未得道長指陳，吾等不知，只以誦佛祈禱，又安能雨盈溝洫，如斯易易哉？此固上天隆恩，亦實道長厚德。道長須留觀數日，俾吾輩再備蔬酌，以酬其勞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吾非為酌而來，不過事機偶遇，為汝等一指迷途耳。備酌一事，村老毋須。吾於今夜三更，將不辭而行矣。」村人苦留數次，三緘假為應諾。俟村人歸去，師徒是夜暗暗出觀，向坦道而歸。

一日行至皓月村前，又是牧童唱晚、漁舟打槳之際，師徒忙忙前奔，恰聽初撞晚鐘。傍鐘聲而尋之，得一觀焉，名曰「丑宿」。住持是觀者，乃尼僧也。師徒至止，一老尼迎入，詢曰：「道長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師徒傍晚難行，欲借寶庵止宿一夕。」老尼曰：「借宿不妨。但吾係女僧，觀內留宿男子，恐山鄰訾議。」三緘曰：「吾等宿於外廂，天曉即行，有何礙處？」老尼曰：「如是，汝師徒可宿觀音殿側斗室之內，明日早去毋遲。恐山鄰知之，斥吾女尼不應招宿男道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老尼放心，吾師徒去自早耳。」言已入室，各尋榻所，以習內功。

時至更深，倏聽人言嘈雜，自外呼曰：「老尼開門？」呼約十數聲，老尼始蘇，出而詢曰：「外面何人，呼門何事？」一男子答曰：「特來觀內，暫息其肩。天曉之時，即便歸去。」老尼聞說，將門開後，六七男子同人觀中。老尼曰：「夜深矣，奈無若以獻山鄰何？」男子曰：「吾等不煩老尼，汝可仍歸寢所。」老尼曰：「吾年七旬，每臥至夜半，久望天曉。如再歸榻，入夢殊難。」男子曰：「如此，老尼坐下，吾訪汝一人焉。」老尼曰：「其人何名？」男子曰：「其人孫姓，名有儀。」老尼曰：「此人死已久矣。」男子曰：「不知其妻容貌何若？」老尼曰：「彼妻雪氏，貌美無雙。村婦雖多，鮮有能及之者，但性烈如火，誓願守節不遷，雖歷此間僅一里之遙，從未一人吾觀。

汝之所問，諒是內親？」男子曰：「非也。」老尼曰：「既非親眷，如何知彼而復訪其品貌耶？」男子見得老尼諄諄究問，乃告之曰：「雪氏夫家廣有金銀，伊弟戀其全業，暗將此婦嫁與吾躬，約定明晨交人與吾。吾故乘夜宿剝一夕，以候天曉昇之而歸。」老尼搖手曰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汝聽吾勸，休想此婦為妻。彼弟奸詭如斯，是女死期至矣。」男子曰：「婦女騙人，輒以『死』字，其實死之者有幾！」老尼曰：「他婦或假言一死，以駭乎人，若雪氏性情，視死如歸，汝必欲得而妻之，不死與中，必死汝室。天下美婦多矣，先生何不另行擇配，而必遭此一番憂氣乎？」男子曰：「吾有力娶彼，不畏不從也。」老尼見言不入，別以他

詞亂之。俄而雞鳴四野，日出東方，男子數人肩輿竟去。

雪氏不知夫弟已將己身易姓，尚早出戶灑掃堂地，勤拭几案。未逾一刻，聞得犬吠聲，倚門望之，見數男子扶輿而入。

雪氏疑為夫弟所呼，以輿弟媳歸寧者，欣然叱犬接入獻茗焉。

夫弟耳聞犬吠，知接親人來，忙忙出庭，待以酒食。食已，方呼雪氏而與之言曰：「吾家無甚厚產，難養閒人，且嫂又無兒在茲，苦守何益？弟見淒涼若是，與嫂選一賢郎，家極富豪，可甲一郡。今朝吉日，嫂將爾之陪妝以及新舊衣裙，一概收拾，弟毫不齷齪賀吾嫂嫂另移一步，自然產子接後，從夫偕老矣。」雪氏聞言大驚，曰：「弟醉耶？」弟曰：「晨早而起，並未飲酒，醉從何來？」雪氏曰：「如此，則弟癡乎？」弟曰：「正大言談，何癡之有！」雪氏曰：「爾兄沒時，囑爾撫子於嫂，以接後嗣，爾已諾之。且對爾兄發誓，願保嫂節以終老。今何出此言也！況嫂於爾兄前，曾誓以終身不二，爾胡天良昧卻，行為若此？嫂豈楊花水性、朝秦暮楚者哉！」彼弟怒曰：「吾早知爾深閨賣笑，外面假為正人。爾如從耶，吾另予金數百，以作根本；如其不從，爾亦難逃天羅地網也！」雪氏恐人眾被擄，入室閉戶。彼弟將門毀去，命四五偉漢抱雪氏上輿。雪氏逆結胸懷，縊殞輿內，輿夫知覺以告。強娶者畏甚，速將屍拋路側，空輿而歸。

恰值榴姑在洞煉道，納悶不堪，乘得雲光，遍遊四境，忽見怨氣一股，直繞空際。榴姑傍著怨氣，按下雲光，乃見道旁橫一女屍。以手撫之，氣已絕矣。忙取靈丹一粒，納入口中。

移時，喉內作響，屍忽搖動。久之坐起，呼天泣曰：「妾命何苦耶？」正悲泣間，三緘師徒已至其處，見一女娘席地呼號，一女旁立，詢其為何悲泣。雪氏拭淚，詳將占強嫁之事告之。

三緘曰：「爾弟不良如是，爾願歸乎？」雪氏曰：「歸則被害，不若死之為安。」三緘惻然，轉詢旁立女子曰：「爾係此女何人？」榴姑曰：「吾游此地，見得女屍橫臥坦途，吾當飲以藥餌，立見魂歸軀殼而活，尚未詢厥來歷。不意仙官至是，見此女而詳詢之。敢問仙官能識妾否？」三緘曰：「不識。」榴姑曰：「仙官不記當日為松姑所害，吾母女捨力以救乎？」三緘默然良久，曰：「爾榴姑耶？」榴姑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前承救援。今在何洞修道？」榴姑曰：「自得真人指點，仍歸原洞，母女同修。奈功行細微，欲求飛升而不得。」三緘曰：「能救人命，即是莫大陰功，久久修持，何患飛身無日。但此節烈之婦，乃上天所最重者，將何以安置哉？」榴姑曰：「仙官帶彼歸去，保之于家，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家子屬所撫，少不知事。況吾歸里廬暮省後，又欲遠遊，以造外功，安能保全其節？不若帶歸爾洞，教彼修煉之方。他日有成，爾功亦不小也。」榴姑曰：「此意妾思已久。但妾與彼不同其體，洞內又無煙火等物，如何養得彼軀？」三緘曰：「這事甚難措置矣。」狐疑曰：「是婦自有母家，何不送去彼處安置，更為妥當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此計甚善。不識彼之母家在於何地？」雪氏答曰：「歷此甚遠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其地何名？」雪氏曰：「地名雪嶺，父母俱存。但家甚寒，難以生活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予銀十兩，榴姑可送至雪嶺，交伊父母，且為之四時保護焉。」榴姑曰：「如此甚好。然仙官難遇，吾與此女願拜門下，懇祈賞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既願拜吾門，焉有不收之理？」二女喜甚，雙雙拜於路旁，三緘遂為榴姑取道號曰「榴真子」，為雪氏取道號曰「雪清子。」二女拜罷，榴姑曰：「道妹牽著吾裙，閉定眼兒。雪嶺雖遙，頃刻可到。」雪氏諾。拜辭三緘後，牽裙閉目，耳聽風聲呼呼。霎時之間，榴姑曰：「止。」雪氏睜目而視，已抵雪嶺矣。榴姑曰：「爾認誰家是爾父母所住？」雪氏諦視良久，曰：「嶺左之下煙生林外者，即母家也。」榴姑於是與同雪女緩緩行至嶺左，剛入柴扉，彼母見而驚曰：「吾女哪得歸來？」雪氏泣訴所以。雪母聽罷，忙向榴姑拜謝再三。榴姑復贈紋銀二十餘兩，以安雪氏之身，曰：「道妹已得母家，安身有所。至於習道，姊自緩來傳之。姊將去矣。」雪氏母女苦苦遮留，榴姑不忍拂情，勉強住居半日，暗於傍晚後，獨出柴扉而歸。及至母女尋之，已不見其形矣。